

我从来没有跟他们单位的人接触过，而且你知道我不爱说话，也不张扬。他跟我接触以后，说我就是他理想中的妻子，长相漂亮，身体健康，作风正派，政治可靠。你听听，这不就是对一个干部的评价嘛。这哪像爱情。他一起床，马上就放军歌，不是打靶归来，就是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。我给他提意见，让他不要在家里放。他说你是不是军人，是军人，难道就不爱听军歌？我说是军人，这些歌在军列中唱，在集会上唱，在军营里唱，都没错。可是在家里放，在饭桌上，你唱嘿士兵，嘿士兵，戴好钢盔，端好钢枪，你看前面晃动的是敌人，你看老兵已经喊起杀声，这合适吗？老婆是敌人，还是儿女是敌人？他说，军人的战场在任何地方，不能让靡靡之音渗透到我们家里。你说这家不跟单位一样了吗？我有时想听听昆曲，就到书房里关上门，不一会儿，他就借送水果送牛奶来检查，搞得我感觉自己在家好像搞特务活动似的。

林特特说着，望了望天空，又接着说，有时我随口一说我们报纸副刊某篇文章题目，他第二天就告诉我，他做梦都给我想题目呢。你不知道，他想的那些题目，能把人笑死。一篇散文题目，它不是丰碑，就是辉煌，简直就是材料语言嘛，可一看他那认真的样子，我还能打击他。当他看到报纸出来，知道他的意见我没采纳后，心里就很不痛快。还有不少同事都脱了军装，自主择业拿着工资，不用上班，还能周游世界，我就萌生了脱军装的想法。他坚持不同意，还说，你猜我为什么喜欢你，你那身帅气的海军服，也是喜欢之一。如果我离开部队，他就离婚。一听离婚，我就火了，我说，你以为你是宝呀，现在就离。我受够了，我马上给单位写报告。我说着，大声放我最喜欢的昆曲，并立即写离婚报告。然后把报告扔到他面前，就回了自己的家。他又三天两头找我，我不开门，又到单位找我，说他错了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只要守住底线。我们刚结婚，他带我回他家，见人就说，大学生，海军

·中篇小说·



向花处

·文清丽·

(选自《江南》2022年第2期)

军官，长相也漂亮吧。我听了很不高兴，但也有一种自豪感。

我单身时，家里来个男人，邻居老太太都会审视我半天。遇到他后，我想他也不难看，虽然没情趣，但也安全，便答应了。没想到又过这样的日子。

我再次笑出了声，笑着笑着，我又想起了刘一炜，便笑得更加花枝乱颤了。

有那么可笑吗？人家把你当朋友，给你说知心话，你却取笑我。

不是取笑，是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你的第一个丈夫刘一炜，浪漫可爱到极点。你整天说他不着调，不稳重。好，现在稳重的来了，你又嫌人家务实到了极点，不解风情。好像又有些过了。哈哈，你这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，百炼成钢了。海军大校林特特同志，比起我们整天面对着一张脸的平淡生活，你已经够幸福的了。

如果你你以为的那样也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我马上提起了神。

前段时间，他妹妹到我家来了，跟我说了好多话，我问她原来的嫂子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们关系挺好的吧，你哥老提她。他

妹妹说，你别提了，她要不死，怕他们也要离婚的。我嫂子是我们市昆曲团唱闺门旦的，跟我哥结婚，一直两地生活，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他们团里一个唱小生的。我哥得知后，立马让我嫂子辞职，跟他随军。我嫂子不同意，我哥就找团里领导，找我嫂子娘家人，孩子那时才十岁，他说他为了孩子原谅我嫂子了。我嫂子到北京后，到部队幼儿园当了一名音乐老师。我哥不计前嫌，两人过得也不错。他们调到一起五年后，我嫂子忽然得了病，好像是抑郁症，我哥一直守在她身边。嫂子去世后，我哥一直不找对象，那时，他才四十来岁，一直供着儿子上了大学，他才想找的。他给我看你的照片时说，她娴静、稳重、优雅，眉眼间有股淡淡的忧伤，让我就想保护她。出身书香门第，家学丰厚。名牌大学毕业，党龄二十年，军龄二十一年，政治可靠。供职部队机关报纸，业务拔尖。丈夫去世十年，我通过组织和侧面打听，从无非闻。我与她生活在一个城市，不像我跟你嫂子长期分居，性格脆弱者，就难免抵挡不住花花草草的诱惑。

原来如此。我唏嘘不已，又笑着说，不过，他还是没有认清你身上浪漫的基底。你是闷骚。哈哈！

自从得知他前妻的情况后，我又想起他带我回家跟别人介绍我，我才感觉一下子理解了他，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史，都有自己的软肋，就尽力要求自己变得像他要求的那样：听话，守本分，不听昆曲，不穿在他眼里过分暴露的衣服。可那样就违背自己的天性呀，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要装一时还行，要装二三十年，我还得活二三十年吧，我怕自己撑不住。

她说不下去了，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。

回吧，夜深了，天也冷了。对了，刘娜给你打电话了吗？走进宿舍楼门口了，她问道。

有些联系。她丈夫离职了。听说现在对刘娜可好了，整天接送上下班。也是，人年纪大

下期预告：

《从前的初恋》（中篇小说）

作者：王蒙

这篇日记体小说故事主要发生在1952年，作品在文体上有非虚构与虚构、往昔与现在的复合特征。内容的主体是那时的日记。不足20岁的刘夏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，情感上却是一片空白；凌蕊园从爱情退场的原因，居然是觉得自身不够完美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跨度两万多天，所有单纯多变的日子，人生经历了从初心到验证初心不改的信念长旅，到今天“初温犹热”，“仍然相信，仍然闪光”。与日记体小说文本相映成趣的是作者66年后的导语、插话中的解释、感慨与叹息……

下期起，本报将选载王蒙中篇新作《从前的初恋》，敬请关注。

了，才知道夫妻之情是多么的重要。不过，职务对男人来说，是春药，没了职务的男人好像一下子就气短了似的，这下，刘娜可以好好享受与爱人在一起的生活了。

寒夜中，我们异口同声地长叹一声。熄灯号响了。

他肯定要给我打电话了。林特特说着，拿起电话，果然，电话响了，林特特压着话筒说，你听听，他肯定又说，你好好吧，要睡了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没事，我就挂了。

说着，接了电话，放到语音，举到我面前，里面响起一个标准的男中音：你好好吧，要睡了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没事，我就挂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们同时笑出声来，林特特笑着笑着，忽然流下了眼泪，在路灯下，泪珠亮晶晶的。

我脑海忽然闪现出三十年前我们在舞场跳舞的情景，当时放的是《青春圆舞曲》，那是欢快的三步舞，我、刘娜、卫洁都在笑，只有林特特，搂着她的情歌王子，却泪流满面。

(选载之十·至此结束)



2022“善德武陵”杯 全国微小说精品展

在深圳开完笔会，我最想见到的是朋友大坤。

大坤来深圳十多年了，一直未有谋面的机会。

大坤是我在老家县城飞翔文学社的好朋友。我至今还记得大坤朗诵高尔基散文诗《海燕》时的一脸豪迈与激情。

我从手机里调出大坤的手机号，拨了过去。

电话接通，听出大坤的语气很兴奋：是炳哥呀！到深圳了？妈呀！你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我现在东莞桥头镇谈个合资项目，明天就过去看你。

临放电话时，大坤又补充说：明天早饭后我就过去，你一天就不要安排别的内容了，都交给我了。

我说：好！明天见。

第二天刚过早饭，我就接到大坤电话：炳哥，下楼吧，我到宾馆大厅了。

走出一楼电梯，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大厅中央的大坤。大坤上身着白色丝绸对襟盘扣衫，裤子是青色的直筒宽大、裤脚口收紧的那种灯笼裤，脚穿北京布鞋，头型板寸，单手持珠，拇指上下掐捻。

大坤的旁边还站着一个细柳高挑个的哥们儿。我和大坤拥抱之后，大坤跟我介绍旁边的哥们儿：这是长脖鹿，我司机，也是咱东北人。

无痕

·袁炳发·

我马上和这哥们儿握手。

大坤又说：炳哥，你没发现他脖子很长吗？

我看了看细高挑，初次见面，不敢玩笑，便摇摇头。

我见大坤这身行头，就问他：大坤，你现在玩武术了？

大坤掐捻着佛珠，看了眼细高挑说：长脖鹿，你告诉炳哥我现在玩啥！

长脖鹿（姑且这么称呼）凑近我，说：炳哥，坤哥现在玩石呢，玩大发了，连香港、仰光等地的玩石高手，都知道坤哥是赌石界的“黄金眼”。

我用惊异的目光看了眼大坤，他此时正微笑着看我。

大坤说：炳哥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园子赏石，如何？

我说：好，客随主便！

说完，我们向外走。大坤带我走向停在门前的一辆路虎揽胜，长脖鹿在前面小跑着给我们打开了车门。

车子开出了市区，大坤头往后一仰，靠在座背上对我说：那些年真犯二，还整什么飞翔文学社，什么泰戈尔、雪莱，现在一想脸都红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每个人都年轻过。

对大坤的这番话，我很不爱听。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每天仍然和泰戈尔、雪莱们厮守，我觉得人的志向选择不

同，这与犯二和年轻无关。

但我没有反驳大坤。

车行一个小时后，就到达了大坤说的这个园子。园子大门古式风格，门上方刻有两个大字：粤园。

购票入园，发现园子很大，占地面积约有七百多亩，风格近似苏州园林。园子依山傍水，建有亭台、曲廊、荷花池、洲岛、桥堤等景观。

步入一处长廊，廊两侧木拓上放着各种形状怪异的奇石。

大坤给我介绍了一些石的种类：菊花石、水晶石、木化石、玉石、灵璧石等。大坤说：这些石都是有灵魂的。我们赌石的人，有时是把命赌在这些石上的。

我们在连接廊柱的一块厚木板上坐下来。之后，大坤说：赌石的人擦石不算什么，主要在切石。我们行话讲：“擦涨不算涨，切涨才算涨。”一刀瞬间暴富，一刀也可倾家荡产。玩的是刺激，但其中也不乏胆识和智慧，尤其是面对那些上百万的造假原石，更要机智灵活，会躲会闪。

我听后，倒吸一口冷气，问大坤：这个行业也能造假呀？

大坤冷冷地说：这年头连媳妇都会是假的！没有什么不能的。

在园子里逛了一上午，到了晌午，大

坤说：走，我们出去吧，去吃饭。

出了大门，我看到了“粤园”两个字，便把手机递给长脖鹿，说：给大坤我俩合个影，留个纪念。

大坤立即摆手制止，对我说：干我们这行的从不与人合影留念。

我问，为什么？

大坤想了想说，人永远坚硬不过石头！

这个理由有些牵强，明显是托词，我有些不悦，十多年未见，好朋友一起合个影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

我像从前那样开玩笑似的说：别扯了，是不是怕卖假石犯事，警方能找到你的图像资料？

我话音刚落，大坤就对我一句暴吼：你不懂我们这行的规矩，就别乱放屁！大坤的这一句吼叫，让我的嗓子似乎一下被什么噎住了，半天无语。接下来的气氛，有点不尴不尬。

在园子附近，有一家莆田海鲜酒店，大坤带我们走了进去。大坤点了很多道海鲜。因为我刚才的那句话，大坤的脸色一直阴沉着。我们吃饭时，谁都不言语，大坤一直用筷子头一下一下扎着螃蟹的盖，气氛很沉闷。

这顿饭的主菜我大多都没记住，只记住了喝的两种汤——虫草汤、鲍鱼汤。

（原载《作品》2022年第3期，原刊责编：周三顾）

本栏目由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协办